

356

2247.7
D17c

月 无 古 今

戴玉泉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月无古今/戴玉泉 著· - 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0.5
(当代作家文库)

ISBN 7-5059-3431-7

I. 月… II. 戴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6167 号

书 名	月无古今
作 者	戴玉泉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尹龙元
封面设计	刘显中
印 刷	北京海丰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30 千字
印 张	9.75
版 次	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0001-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3431-7/I·2615
全套定价	160.00 元
本册定价	25.00 元

目 录

生存状态	(1)
人工林	(82)
女兵雨	(109)
月无古今	(136)
也是黄昏的沙滩	(169)
台风来临之前	(209)
在这偶然的 机会里	(260)

生存状态

离地面十米高的吊车操作室，四周玻璃窗，看上去好似马戏团用来装运野兽的箱笼。冬冬困在上面，脸色特灰，歪戴工作帽，工装缩着袖，只扣着一颗扣子，手干、胸部都毛乎乎的。说他壮如兽并不过分。野兽困在笼子里可不得了，必要又撞又吼叫。可冬冬不，冬冬对自己的感觉麻木。他呆在高处，甚至不往下看一眼，吸得早已掉尽烟灰的过滤嘴依然紧咬在他嘴上。

离操作室十米下的地面，腥红一滩血垫着一具趴倒的年轻身体，脑袋被摔散架的小车以及钢缆和吊钩压着。

出事这阵子，有工友一直在下面唤冬冬，唤他赶紧下来，赶紧上公安局投案，争取主动。唤来唤去无动静，无奈，只得打电话报110。过一会，响着笛的警车开进厂大门。

“放老实点！下来，不然我们将采取措施。”

听到强硬的勒令声，冬冬才从麻木中醒豁，朝下一望，乱糟糟的事故现场，全副武装的警察把围观的工友们拦开。突然，冬冬猛一掌击碎了玻璃窗，只顾捧脸嚎啕起来。

碎玻璃片纷纷掉到戴大盘帽的警察头上，都以为凶犯要孤注一掷，爬上舷梯的警察退回原地，以相当熟练的动作掏出手枪，对

准上面喊：

“听着，如果拒捕，我们不惜浪费子弹。”

稍待片刻，仍不见上面作顺从反应，警察冲空中一扣扳机，发出最后警告。

得知消息，亚雅当即搁下正在拟草的公文，去请假上收容所。

“上收容所？”手下要往那种地方跑，科长直愣愣盯着她。“可你写的东西，明天要拿到常委会上讨论拍板。”平常科长难得正眼看人，机关上上下下复杂的人际关系磨炼了他一副与人和善的脾性。

“今晚我开夜车，误不了交差。”不管同不同意，亚雅装得若无事的样子，戴上笔套，走出办公室。

结果在收容所大门前，值岗的警察拦住她。亚雅说：“我要见一个人，就关在里面。”

站岗的警察行上一个军礼，毫无表情说：“预审期间，不允许与犯人接触。”

“我是他女朋友。”

“是家属也不允许。”

够呛！亚雅想，家属，臭名词。继而说：“真的，我有要紧的事跟他了结，不骗你。”

警察的嘴角到底挂出一丝笑。可惜笑意再明显不过：毫无商量余地。

这样被挡在大门外，亚雅很不甘心，简直想扛出父亲那块招牌。在城关，尽管父亲的牌子很打得响，但那么玩小聪明其实很蠢。亚雅不蠢，她机灵说：“晚上请你跳舞，我买门票。”

谁知警察比她更幽默：“要得，找个上档次的舞厅，提高提高情趣。”

分明晚上有加班加点的任务,亚雅无外乎想在话上做个人情而已,这下反给套上了。还得硬着头皮上,她以通融的口吻说:“这样吧,帮忙捎个口信进去,想必不为难你。”

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值岗的警察可不愿引起外界对他们警方说三道四。“当然,办法不是没有,我建议你去找律师。”

还消找?亚雅的哥哥就在律师事务所供职。既然哥哥比警察更有办法,那么我还在这里磨什么牙。亚雅转身而去,走了几步又转回来。是的,她得谢谢这位公事公办的警察才对。于是说:“晚上的舞会取消。”

二

事务所在开会讨论一个人选,律师们各就各位,各怀心思。现在发言的是亚军。他白净的脸上泛着红潮,可见这阵子他的措辞出尽了风头。

亚军中等个头,是他妹妹在口头上经常贬低的那种男生:中看不中用。在单位,论资排队就数亚军轻,尽管他自视为实力派,尽管他每一次在法庭上的陈辞法官都必须加以慎重考虑,但在事务所,他的发言再怎么尖锐也显得微不足道。

没错,年轻也是资本,这无可挑剔。正因为大家都年轻过,所以,现在已经不再年轻的同仁们品味起亚军的轻狂来,其醋劲可想而知。等到他自不量力地发言完毕时,会场一时冷静下来也在情理中。

好不容易响起两声干咳。这下好了,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所主任。

身为领导,对冷场当然负有责任。况同川有心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,干咳两声后,他左手往脑后理一理灰白头发,说:“嗯嗯,还

是年轻好，年轻人爽快，干净利索，发言不掺水份。当然喽，毛遂自荐当然可以，但有关人选问题，还得由大家说了算。畅所欲言嘛，哎！”

主任发话以后，又是好一阵无人响应。况同川打开一盒宏声烟，扔给斜对面坐的单旦淡：“谈谈你的看法，老单。”

老单眼疾手快，接住烟盒，抽出一支又扔回去，然后用食指和拇指把烟身捻软些，衔往嘴上，一声不吭点上火。

“尹律师，”况同川又点名道，“你是单位唯一的女同胞，得把半边天顶起来。把你的意见说出来听听。”

一直都在剔指甲的尹颖这时瞄瞄亚军。出过风头的亚军对谁都不屑一顾，只向着右侧的窗户出神。尹颖顺着他的注意力瞄去，原来有只小蜜蜂在撞窗玻璃，一次复一次地撞。好家伙，见着光亮处就当作自然天地，可爱又无知。尹颖心存有走过去打开窗子让蜜蜂飞走的想法，嘴上却应付主任说：“我没什么好的意见。”

老单、尹颖堪称单位两栋梁，面对风头正该他们硬着鼻子上。可况同川失算了。他怎么都想把局势逆转一下，如果听任年轻人自以为是，成为不逢对手的提名人选，那像什么话。无论如何领导都得把握住平衡。况同川欲开腔，结果发现有一位姑娘站在窗外打手势，又听亚军说：“主任，有人找我。”等到亚军离开会议室，况同川才说：“好了，先前大家都听到了，亚军要求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心愿强烈，问题在于你们赞不赞成他去？”

在坐的你瞅瞅我，我看看他，都不表态。况同川说：“给大家十分钟，过了时间再无反对意见，算一致通过。”

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单旦淡马上接言：“请问，学术会是啥全称？”

“中英美贸易投资法律研讨会。”况同川回答。随即摘下老光眼镜，煞有介事念读一遍上面发下来的书面通知。

听毕，老单一咂舌：“争得恁凶，我当是学生会、同乡会、跳舞会

啥的。”

“老单。”况同川提醒他别说风凉话。

于是单旦淡就实话实说：“这不明摆着吗，瞧年轻人先前那得意劲，让他跑到纯国际性学术交流会上噤儿叭啦放一通，洋人不认定我们中国律师全都是受看不受用之辈才怪。”

况同川问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单旦淡说：“还用得着挑明？一个才工作一年，刚刚转正受聘的新手，肚里能拿出多少货？光靠学府啃的几本教科书，在场的诸位谁没啃过？你是领导，不替中国律师的面子着想，也应该替我们事务所想想。”

当面装聋作哑，背后嘴下刀子，尹颖看不惯这种人品。她夸张地哦了一声：“忧国忧民，上纲上线，这太严重了吧。”

如此尖刻，老单吃不消，连忙说：“我又没毛遂自荐，尹律师，何必呢。”

嘘！尹颖食指压人中，然后指指隔壁办公室：“当心隔墙有耳。”她的一举一动显得四平八稳，合乎情理，弄得老单难堪地深吸一口烟，吐出来罩住自己的脸孔。

会议厅一沉静，办公室那边，亚军跟妹妹的争执声就清晰地传了过来：

“砸死人我不管，不想管，你汗淋淋跑来，活该空跑一趟。”

“偏要你管，就要你管。”

“不许耍刁蛮，这可不是在家里。”

这是在哥哥单位，亚雅知道该怎样给面子。她放低声音说：“又不要你怎么管，把话捎到冬冬耳朵算完成任务。警察叔叔说过，请律师捎口信不犯规。”

亚军几个指头弹琴似的，漫不经心敲点着办公桌上的玻璃板。

玻璃板下面压着他自己的语录：对你所从事的职业，理智比情感更重要。

见哥哥傻愣不言，亚雅央告：“高抬贵手吧，哥，就捎一句话给他：我们好说好散。”

往下，她又说：“我肯定要跟他散，趁现在爸妈还蒙在鼓里。”

然而亚军始终搞不懂妹妹怎么和冬冬搞到一起的。冬冬只跟亚军同过学，并且只是中学同学，有好些年没交往过了。大概是那次，旧日的同窗心血来潮，突然想起要搞联谊会，冬冬上亚军家送通知，亚军不在，妹妹因此才结识他的。这可有点不尽如人意。

亚雅说：“谁叫你有这么个初中时的混账同学！”

亚军没心思去想妹妹和冬冬搞到多深的程度，只说：“砸死了人，打这种官司费力不讨好，说不管我肯定不会管。”

亚雅一急：“我还是不是你小妹？”

“收容所又没把你关进去。”

“眼下只有律师才可以见人。”

“就你懂！”

门给堵得死死的。这下亚雅反倒不急了，她怔怔地望着哥哥，心想，那么摆架子，还求你做甚？“不够意思，哥，你太不够意思。”她狠狠地说。

因忙着要知道人选竞争结果，亚军撵她：“你走，你给我马上离开这里。”

“我不。偏不，就不。”

“滚！”亚军一拍桌子。

这样不仅亚雅，包括会议厅的人也大为惊讶。

把家里纠纷扯到所里来大吵大闹，真不像话！主任况同川皱起眉头说：“尹颖，你去叫他们小声点，别影响我们开会。”

其实，即使上司不点名，尹颖也打算过去调停一下。在事务

所,说穿了,她格外袒护亚军。绝非因为亚军年轻,恰恰相反,尹颖同样妒嫉他的年轻。她是偏爱亚军心直口快。对于职业和人,这是不可或缺的,缺了,就很难说其他。

尹颖去到办公室,对亚军说:“能耐嘛!”

亚军搓着拍桌子拍痛的手说:“不要来干涉内政。”

“不是内政。”亚雅仍很任性的样子。

尹颖做一个要求暂停的动作,她说:“不就是要打官司吗,哥哥不肯帮你,我帮你。”

倒说得亚雅有点难以接受,忙作解释:“官司不是我要打。”

亚军也有点吃惊,他告知:“是人命案呢,尹大姐。”

尹颖却说:“亚军老弟,你年轻,把上法庭当成争输论赢,大姐人到中年,抛头露面惯了,不大在意输或赢。”

尹律师不请自来,自愿作冬冬的辩护人,是冬冬的运气。亚雅得意洋洋冲哥哥伸了个长舌头。

三

亚军上法院查阅案卷,遇上尹颖也在那里。亚军憋不住问:“尹大姐,听说我已经给刷掉?”

尹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大摞卷宗里。她点个头,勉强作应付。

“领导向你交过底?”

“嗯。”

“独断专行,果真霸道。”

“你说啥?”尹颖这才把目光由卷内慢条斯理抬起来。浅显的影眼涂抹着她对生活的困倦。

“我在说,离上北京跟外国学者交流的时间不多了,你还泡在冬冬的案子里,倒不如呆在家里闭门造车,准备论文发言稿。”

只当是嘲讽，尹颖轻笑道：“犯病！”

经过这番摸底，亚军已确认这位大姐是局外人，于是朝她耳边凑凑：“据有关人士透露，老头子执意要刷我下来，换你上。”

有关人士还能是谁，跑不了单旦淡。尹颖没点穿，依然看她的案卷。亚军说：“我说的是内参，你不要不相信。”

“请注意，”尹颖打个暂停手势，“一个小时内免开尊口。”

可是，没过十分钟，亚军又说：“倘若调资晋级，或者选拔到领导岗位，换句话说吧，老头子就要退休了，选主任接班人，阿弥陀佛，我亚军老弟不争不抢，拱手相让。尹大姐，到时候我举双手拥戴你上。”

照这样不安静，尹颖干脆一合卷宗，用心听这位老弟讨好卖乖。不料亚军倒缄口不言了。她冷声道：“说呀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也许我这叫做不择手段。”亚军自嘲一笑。

“跟国外法学界接触，你就那么看重？”

“没办法，谁叫我们做的是山区小镇的律师！”

是啊，据尹颖所知，这次外事活动，整个省仅三、五个名额，下给县上一个，很带照顾性质。县里直接将名额下到事务所，休说亚军想，谁不想？反正尹颖是想的。不过她深藏不露说：“专致阅你的卷吧，老弟。”说了，去还了卷宗，提前离开法院。她怕再呆下去，被亚军看出其心事。

结果亚军也跟着去还了案卷说：“离下班还有一段时间。”

尹颖只是想回避谈论那人选问题，便提起冬冬的案子来：“我的当事人跟你妹妹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感情？”

不待回答，她接着说：“过些日子，你得陪我去见当事人。”

亚军不置可否。这时，两人已来在法院大门前，只见值班员正挡开一位农村姑娘，让一辆小车开进后，麻利关闭两扇大铁门。姑娘妄图从小铁栅门挤入，但上着锁。尹颖观在眼里，轻拐一下亚

军,暗示他闲事少管。

经常出入于此,值班员熟悉他俩,打开小门的锁放行。尹颖一出门就被姑娘缠住,央告放她进去,她要告状。因不明原由,尹颖脸呈难色,表示无能为力。后来,姑娘一屈膝,死劲抱住亚军的双腿不让走。

把亚军搞得脸红颈涨,不知所措。尹颖从旁拉起姑娘:“仗着膝盖铁,跪不起茧巴?”

法院值班员在铁栅门里面接话:“我向她解释了半天,诉讼程序,手续要周全,要预先交书面状。叫她上你们事务所请个代理律师,她不听,还当是不受理,闯到里面闹死闹活,扰乱办公秩序。”

尹颖听了,心想,别说下跪,上吊你也白搭。她掸掸姑娘沾上泥土的裤膝,说:“听好了,你跟我这位老弟去,让他替你想办法。”

姑娘觑觑亚军。

亚军以商量的口气说:“尹大姐,照顾我啊!”

有啥好商量的,尹颖不让他推诿:我长不出三头六臂,冬冬人命案还压在我手里,我还有家务,你亚军老弟单身汉一个,多做一些工作好评职称。

把路遇的事情推给亚军,尹颖自顾回家。

事情既然已摊上,亚军只得认真对待,他把农村姑娘带回事务所。

办公室安安静静,只有单旦淡。亚军安顿姑娘坐到自己的办公椅上,然后和老单说:“呃,你在把我当作马戏团的小丑,对不对?”

单旦淡笑了笑,说:“你能没脑子?”

小丑就小丑吧,亚军不在乎说:“我问过尹大姐了,她不承认领导对她有意思。”

“你怀疑我散布小道消息?也罢,谁去北京,到时候自见分

晓。”单旦淡把翻阅的《案例通讯》往桌面上一摆。

明知他不再理会自己，亚军一屁股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，去跟那姑娘约法两章：“先说好，即使有天大的冤屈，也得好生讲出来。一不许哭；二不许下跪。不然我扮演的是啥角色：泥菩萨坯子？朝廷清官？救世主？”

继而他问：“会唱《国际歌》吗？”

姑娘点点头。

“那好，现在你可以说了，告奸污还是拐卖？瞧你惨兮兮的样子，谅也不为房产或继承权之类的事。”

姑娘不吭声，泪珠又开始在眼眶打闪。单旦淡送过一杯茶水，责怪亚军：“请注意问话方式。”

要咋问：先端茶看水，然后拐弯抹角？亚军抢白他：“老一套，我不学也会，天生的料子。”

好心不讨好报，单旦淡作罢说：“是是，你天才，你天之骄子。恕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天才在天才的故乡，狂上天也成不了气候。不信我们走着瞧。”

在这一点上，亚军有自知之明，他始终敌不过老单在事业上的成就。他懒得跟老单多说，只把茶水转给姑娘：“喝吧，润润嗓子，直接回答我的问话。”

“你可以另外委托律师，”单旦淡从旁挑唆姑娘，“人人都有这个权利。”

“想揽生意吗？”亚军将上一军。“我这就让贤。”

紧接着他又转向姑娘：“你得缴费呢，说白了，我们这里并非慈善机构。”

难怪单旦淡对亚军的工作方法看不顺眼，这不，那姑娘一听，把捧着的茶杯一搁，野兔般奔出事务所。

这事，亚军本想到此为止的，但因忍受不下老单那副从旁看笑

话的神态，最终还是追出办公室。他可不想让老单看不到结果。

四

回家路上，尹颖无意间摸摸衣袋，摸出一张纸条，上面粗笔勾画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三毛头像。这是女儿的杰作。女儿上小学六年级，老爱在妈妈身上做游戏。今天周末，从三毛的表情上尹颖能听到女儿的心声：“别忘了，放学后我回家等你。”

不能让女儿老等。前不久同丈夫分居已欠下女儿许多，不能欠她再多。

在十字路口，有一群人在围观一个老太婆拉扯一名女子。尹颖站到人群外，一踮脚尖，看清被揪住不放的是亚雅。

“个骚货，拿我家小李子啃不动，又去啃冬冬，个害人精。”

老太婆偏着脑袋朝亚雅撞。亚雅的衣衫早已遭抓扯开口子，胸罩暴露在众人眼里，她一手护胸一手扶住几乎摔倒的老人。

尹颖挤进人群，隔到她们中间，以便让狼狈的亚雅脱身。亚雅一溜走，老太婆不依，又拉住尹颖不放手：“一命抵一命，要一命抵一命。”

“犯了法有法院。”尹颖劝老人要保重身体，回家歇着。

平息了风波，尹颖顺路到自由市场买了几样瓜菜，回家去。

她在门外站了站，听听由家的窗户飘逸出来的音乐，尤如酷暑急浊的长江水，旋律煞介气势。这时候，西斜的阳光从窗玻璃上反射过最后一道光芒来晃尹颖的眼睛；这双眼睛曾经很长时间俘虏过丈夫，使他像鸟一样在里面扑腾，最近却无条件释放了他。

听了一会音乐，尹颖推开门，只见女儿肘撑桌，手托腮巴沉浸于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。那碟子是丈夫走出时所留下。里面弦乐齐奏的咆哮效果象征什么？曾经丈夫不下几次考过尹颖，诚然，

她概都摇头。从事法律的人习惯纯逻辑性思维，象征对这位女律师来说，跟飞碟概念差不离。尹颖上前关掉机子，敦促女儿：“先做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。”

“做了。”女儿就地一旋转，一身淡黄衣裙，两行别致的花纹由胸斜向腰两侧，一如节日的天空气球下飘忽的彩幅。

女儿的高兴劲又使尹颖记起今天是周末。

每逢周末尹颖都要提前下班，都要领女儿去见爸爸。小把年纪，见一回爸爸就当过一回节日，谁的不是？

于是，尹颖赶快淘米做饭。刚吃罢，又响起叩门声。她说：“华华，去开门，看是谁来了。”

来人嘻皮笑脸，自称是厂子里车间主任，嗓门怪粗的：“叫我老朱好了，尹大律师。”

“哦，朱主任。”尹颖不动声色，拿牙签剔着牙齿。

不经同意，来人将手提的五粮液、红塔山搁到桌子上。

这是干啥？尹颖暗思，搞传销吗？我可不会做生意。她叫华华去洗碗筷。女儿往厨房去时，嘴几乎噘成了猪八戒。

“厂里传得凶，”老朱不请自坐说：“冬冬可能判无期徒刑。”

原来是冲着案子来的。尹颖不免要问：“谁托的你，来搞这一套？”

老朱矢口否认：“手下工人吃官司，车间主任能袖手旁观？我来，只是想给你提供一点线索，想让冬冬少判几年。”

够仗义气！尹颖给泡上客茶。女儿在厨房碰碗响筷，她故作听不见，取来公文包里的记事本，与客人面对面坐定。老朱吹了吹杯子的热气，尹颖注意到茶叶在水面舒展，一一沉浮杯底。

厂里出事那天，冬冬约几个工友在车间打扑克。因输了几把，又轮归他做庄，他一个劲说财神保佑财神保佑。

小李子拿起自己的那手牌一看，当即埋掉。

小朱没埋牌，做了个斗鸡眼。

发完牌以后，冬冬呸呸吹两下手气，再一看牌，好家伙，五张牌有三个老K。他稳稳心跳，松松衣领，等着别的牌友上菜。

小朱先下伍元注，说温温水，不烫人。

就有人跟上伍元。

冬冬也跟。跟到一百元的时候，冬冬伸手向旁人借贷，小朱说开牌吧，想借油炸骨，没门，我是清色加顺子。冬冬叫他拿过来看看，有没有花张子。一看是10JQKA的桃花顺，冬冬脸一黑，将牌扔向小朱鼻尖。

小朱收着赌资，笑说，咋，仗着屯位大，又要修理人？前天修理了小李子，今日想修理我，输不起还是胯下没夹阳具？

腰包输空了，冬冬遭晾在旁边。

那会子，一辆吨半农用车驶进厂子，停在机修车间门口，司机叫师傅修车。其他人都继续在打小五张，冬冬正一身癢痒无擦处，走过去说，喊啥喊，瞧你这副没有文化知识，不学时事政治的刁样！

司机从车上跳下来说，底盘有点甩，不好挂挡。

冬冬挥挥手，极不耐烦说，将就着开吧，我们都下岗了。话一落，司机递过一样东西。冬冬以为是烟呢，往耳缝一夹，却散成两张百元钞。厂子工饷发不齐，此类外水，不捞白不捞。对着光线照照人民币水印，冬冬说，小毛病，除在师傅手上。他让司机把车开进车间，吊到修理台上。

挂吊钩的时候，玩扑克的工友不挪地方。小李子哼一声：假积极！小朱则说，劳模也不是这么个创法，得经我们投票。

冬冬不管他们挖苦，他叼衔一支司机敬的过滤嘴烟，爬上舷梯开始作业。就这样，起重悬空时钢缆断了，一声巨响，震得整个车间抖了几抖。